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李琦集

最初的天空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李珂 著

最初的天空

林 莽/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初的天空/李琦著;林莽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7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李琦集/谢冕主编)

ISBN 7-5313-1802-4

I. 最… II. ①李… ②林…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612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85 千字 印张:8 $\frac{7}{8}$

印数:1—4,000 册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姊昕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耿志远 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1802-4/I·1576 定价:16.00 元



1987年在家中。



1961年，松花江畔。
妈妈带着5周岁的我
及妹妹、小弟。



1977年左右，青春岁月。



1983年，领着1岁
的女儿学步。



1986年，在敦煌鸣沙山。



1986年，与丈夫马合省在敦煌。



1996年，在哈尔滨太平湖。



1987年，伊春的林海雪原，刚写完《死羽》。

从普希金到阿赫玛托娃，从莱蒙托夫到茨维塔耶娃，可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诗长大的。俄罗斯诗人们的忧郁深情，他们对土地、家园、山河的眷恋，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与思索，他们个人生活的悲剧色彩，他们的泪水与伤口，他们的良知与情怀，智慧与道德，深深影响了我。1993年我去俄罗斯访问，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我沿着诗人们的足迹，感应到了那些高贵的灵魂。我又一次体味了诗人的含意。在鸽子的翅膀上，孩子的微笑里，都有诗人的气息。

作为女性诗人，我更喜欢那些女作家女诗人的作品。女人像柔软的植物，更轻盈更敏感，离艺术更近。我喜欢安静的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尽管由于语言的缘

故，我读到的只是她诗作的中文版，但是那种微妙的情绪，那对爱情、死亡、自然的吟咏，那对于灵魂的不倦探索，使我已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一袭白袍的女诗人。我自信自己已认识了她，我对这世界又多了一重理解和热爱。

我今天仍然在悄悄写作，在我的诗歌创作中追寻、体味。写作就像给遥远的地方写一封永远无尽头的信，这工作表面单调其实乐趣无穷。我觉得自己像个诚实的铁匠，叮叮当当中，任岁月飞逝。我也有忧虑、迷茫、来自生活中种种的烦恼，但我又是多么幸运，我这一生，有诗为伴。一缕诗歌的阳光始终照耀着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幸福的。

李琦

总 序

谢 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天的暗黑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

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击，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几乎无暇顾及甚至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100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

充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

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的，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灵魂！

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争取和男人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

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70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70年代末起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至少长达20年的战烟平息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一例。

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境遇。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性的细微、敏感、温婉和深切，顿然使文学的天地辉煌灿烂起来。

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20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于每一个女性诗人上，其笔下涌现的，更是多姿多彩，丰富而厚重。这些诗，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延伸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境遇的思考和把握，并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坚卓，无论是对照古典诗歌的长河，还是相比于新诗前60年的进程，都无疑是一次“创世纪”意义的拓殖。她不仅以其与当代男性诗歌同步并进的规模和成就，充填了一个

巨大的历史空缺，且以其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和非凡的表现，拓展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空间与艺术空间，也为汉语诗歌加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一宏大的女性诗歌进程，或可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之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豪和欣慰！

从阅读到研究，从个在到整体，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均已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效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之梳理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至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选本问世，但依然缺乏一次高水准、集约性的展示。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基于以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构想就此形成。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一批卓有建树的诗歌批评家，更得以多年来在新诗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斥巨资隆重推出。这样，这套以规范化的体例和体系的规模所成就的诗歌文库，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代表着当代高水准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出版的实绩；以此作为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检视和总结，也期望由此对未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产生强力的推动和久远的影响。

1996年12月1日于北大

李 琦 论

林 莽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在众多的诗歌读本中感到了一束闪烁的光芒，它透过混杂而迷乱的诗歌之雾，以清新的乐音使我为之一动，它就是李琦的诗。此后，我一直关注她的作品，至今我仍以为当年的感觉没有错。她一如往昔的创作风格与真挚的诗歌作品，已显示出了经久不衰的力量。

作为诗歌写作的同行，我们联系很少，而且也是近两年的事，多是为了稿约，至今没有谋过面。但作品的相互认知是更为纯粹的。十年前，我曾到过她居住的那座北方名城。一位朋友请客，说也约了她参加。大家都来了，惟独不见李琦的影子。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不愿意参加聚会的人，无论他们的解释是否客观，我理解一个人自主的世界是最应受到敬重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过分的社会要求，使许多人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本应受到保护的那些珍贵的空间，正是这种空间使这个人寰鼎沸的世界存在着澄清的可能。从这件小事我体会了李琦为人的某种性情。多年后在电话中我们也曾提起过这

次邀请，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我想并不存在一个判断的准则。但我以为：或许正是这种心灵本能的自制，使李琦为我们呈献出了一个自我与自足的世界。有一种赞赏是打破世俗常情的，有一种束缚是源于麻木与怯懦的。在这个充满了诱惑与利益的世界里，纯朴、爱心、善意与人格力量的倡导是拯救我们自身的需求，也是每一位艺术家的责任。

我也许扯得有些远了，但这些与我将要在下面谈到的李琦的作品是相关的。或许正因为这些，使我在许许多多的诗歌作品中感到了李琦的光芒。

李琦自十四岁开始写诗，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早已注定地成为了写诗的人。在一首题为《回忆祖父的葬礼》的诗中诗人写到：“我最能走路的祖父/每天送我去幼儿园的祖父/怎么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一盏灯轻轻熄灭了/另一盏小灯正悄悄点燃”正是“这个微妙而感伤的过程”使诗人洞开了情感之门。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灵魂能否注入另一个人的身心之中，但我知道心灵之爱是一把钥匙，它能开启那扇通往精神世界之门。李琦在一篇短文中写到：“我的老祖父让我懂得了爱和死，他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就注定要成

为一个写诗的人。”那个爱她、呵护她的老人去世时，诗人还是个刚刚六岁的小姑娘，她“像一个大人一样，默默地流着泪”。爱与死使诗人进入了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另一个世界，即情感的世界。一个诗人是怎样产生的，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外，有时我们似乎可以追溯到某种根源。

二十多年来，李琦以睿智与爱心组成了自己的诗的世界，以清新典雅的风格呈现着她的心灵的神秘。她说：“岁月从一束白菊开始”，而“开放/这是谁也不能制止的愿望/从荣到枯/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白菊》）。李琦诗中找到的不仅仅是表层的美感，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认知与领悟。诗人在许多时候与语言融为了一体。

有人说，诗人是世界的通灵者。这种提法或许有些飘远，但我相信每一位成为了诗人的人，一定在生活这块情感的沃土中，获得过某种心灵的神秘。他通过诗这种语言的艺术形式将其延展，让我们面临创造的世界，进而使我们潜在的心灵期待，在那些分行的词语中得到意外的惊喜。诗——无疑是心智之物。每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也必然是一位智慧的呈献者。

二

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经历了一次以“朦胧诗”为先导的历史性的革命。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诗坛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诗歌已走上了一个新阶段。许多人在这场风浪中失去了艺术之根，许多人已永久地退出了诗歌舞台。而李琦以一个独立的写作者的态度，自立于中国诗坛，即没有被潮流所裹挟，也没有被浪潮所淹没。而是一步步地使其原有风格更加深入而完善。

是什么成就了李琦的诗名，是什么使李琦在这场变革中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问题已不再是单纯地讨论一个诗人的作品了，它更多地涉及到中国诗坛近年的现状与艺术最本质的价值取向。

李琦不是一个走红的诗人。她没有“引导”或“制造”过什么潮流。正如一篇评论她的文章中说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上女性诗歌的天空分外辉煌，在众声鼎沸的文学现实中，李琦显得有些平静，她不是追星族火捧的那一类。她的创作虽然没有形成评论家们的热门话题，但她确实一字一行地筑起了自己的诗名。”也许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李琦诗歌作品的意义所在。

艺术作品要经历时间的筛选。有一些诗人深受同时代人的喜爱，也并将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有一些诗人迎